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

明 李清 撰

北史十八



太皇后生文成皇帝袁椒房生陽平幽王新成尉椒房生京兆康王子推濟陰王小新成陽椒房生汝陰靈王天賜樂良厲王萬壽廣平殤王洛侯

母並闕孟椒房生任城康王雲劉椒房生南安惠王楨
城陽康王長壽慕容椒房生章武敬王太洛尉椒房生
樂陵康王胡兒孟椒房生安定靖王休魏舊太子後庭
未有位號文成即位景穆宮人有子者並號為椒房
陽平王新成太安三年封後為內都大官薨謚曰幽長
子安壽襲爵孝文賜名頤累遷懷朔鎮大將都督三道
諸軍事及北討詔徵赴京勗以戰伐事對曰當仰仗廟
筭使呼韓同渭橋之禮帝嘆曰壯王言朕所望也未發

遭毋憂詔遣侍臣以金華敦喻既殯而發與陸獻集三道諸將議軍途所詣中道出黑山東道趣士盧河西道向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柔然頎入朝詔曰王之前言果不虛也後除朔州刺史及恒州刺史穆泰謀反遣使推頎為主頎密以狀聞泰等伏誅帝甚嘉之宣武景明六年薨於青州刺史謚曰莊傳國至孫宗胤孝明時坐殺叔父賜死爵除頎弟衍字安樂賜爵廣陵侯位梁州刺史表請假王以崇威重詔曰可謂無厭之求也所請

不合轉徐州刺史至州病篤帝勑徐成伯乘傳療之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賚絹三千疋成伯辭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以是而言豈惟三千其為帝所重如此後生母雷氏卒表請解州詔曰先君餘尊之所厭禮之明文季末陵遲斯典或廢侯既親王子宜從餘尊之義便可大功卒於雍州刺史謚曰康侯行性清慎所在廉潔不營産業歷牧四州皆有稱績亡日無歛屍具子暢字叔暢從孝武入關拜鴻臚封博陵

王夫統三年東討没於陣子敏嗜酒多費家為之貧其
增柱國乙弗貴大將軍大利稽祐家貲皆千萬每營給
之敏隨散盡而文帝不之責貴祐後遂絶之位儀同三
司改封南武縣公暢弟融字叔融貌甚短陋驍武過人
孝莊謀殺爾朱榮以融為直閤將軍及爾朱兆入洛融
逃人間後從孝武入關封魏興王位侍郎殿中尚書行
弟欽字思若位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欽色尤
黑時號黑面僕射欽淫從兄麗妻崔氏為御史中尉封

回勑奏遇赦免尋除司州牧欽少好學早有令譽時人語曰皇宗略略壽安思若及晩年貴重不能有所匡益論者輕之欽曽託青州人高僧壽為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絶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大慙待客稍厚後除司空公封鉅平縣公於河陰遇害贈假黄鉞太師太尉公子子孝字季業早有令譽年八歲司徒崔光異之曰後生領袖必此人也孝武入關不及

從駕後赴長安封義陽王子孝美容儀善笑謔好酒愛
士縉紳歸之賓客常滿終日無倦性又寬慈敦睦親族
乃置學館於私第集羣從弟子晝夜講讀并給衣食與
諸子同後歷尚書令柱國大將軍子孝以國運漸移深
自貶晦日夜縱酒後例降為公復姓拓拔氏未幾卒子
贊襲
京兆王子推太安五年封位侍中征南大將軍長安鎮
大將子推性沈雅善於綏接秦雍服其威惠入為中都

大官察獄有稱獻文將禪於子推以大臣固諫乃傳孝文孝文即位拜侍中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末至道薨子太興襲拜長安鎮大將以黷貨削除官爵後除秘書監還復前爵改封西河轉守衛尉卿初太興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病愈名散生齋及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云乞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齋食既盡猶言不飽及辭出酒肉俱在追之無所見太興遂佛前乞願向師當非俗人若此病得差

即捨王爵入道未幾愈遂請為僧表十餘上乃許時孝文南討在軍詔皇太子於四月八日為之下髪施帛二千匹既為沙門名僧懿居嵩山太和二十二年甍傳爵至孫悰悰字魏慶孝静時累遷太尉録尚書事司州牧青州刺史甍於州贈假黄鉞太傅司徒公謚曰文悰寛和有度量美容貎風望儼然得喪不見於色性清儉不營産業身死日家無餘財悰叔仲景性嚴峭孝莊時兼御史中尉京師肅然每向臺恒駕赤牛時號赤牛中尉

太昌初為河南尹奉法無私時吏部尚書樊子鵠部下縱橫又為盜竊仲景密加收捕悉獲之咸即行決豪貴寒心孝武將入關授仲景中軍大都督留京師齊神武欲至洛陽仲景遂棄妻子追駕至長安仍除尚書右僕射封順陽王仲景既失妻子乃娶故爾朱天光妻也列氏本倡女有美色仲景甚嬖之經數年前妻叔袁紇氏自洛陽間行至也列徙居異宅久之姦事露詔仲景殺之仲景寵情愈至謬殺一婢冡其屍厚葬以代徙也列

容處人莫知其詐仲景三子濟鍾奉叔袁紇氏生也皆以宗室早歷清官仲景以也列尚在恐妻子漏之乃謀殺袁紇紇先覺復欲陰害也列也列謂從奴曰若袁紇殺我必投我廁中我告丞相與或不死若不理首慭猶埋我好地爾為我告之奴遂告周文周文依奏詔笞仲景一百免右僕射以王歸第也列以自告逐之仲景猶私不已又有告者詔重笞一百付宗正官爵盡除仲景仍通馬後周文以其歷任有令名且杖策追駕乃奏復

官爵於是也列表紇同居大統五年除幽州刺史仲景
多內亂後就州賜死仲景弟暹字叔照孝莊初除南兖
州刺史在州猛暴多殺害元顥入洛暹據州不屈帝還
宮封汝陽王累遷秦州刺史先秦州城人屢為反覆暹
盡誅之存者十二普泰元年除凉州刺史貪暴無極欲
規府人及商胡富人財物詐一臺符誑諸豪等云欲加
賞一時屠戮其資産生口悉自入孝靜時位侍中録尚
書子沖襲無子國絶太興弟遇字太原有器望以左衛

將軍從孝文南征賜爵饒陽男宣武初遭所生母憂表
請解任詔以餘尊所厭不許孝明初累遷左光祿大夫
仍領護軍還冀州刺史沙門法慶為妖幻說勃海人李
歸伯歸伯合家從之招鄉人推法慶為主法慶以歸伯為十
住菩薩平魔軍師定漢王自號大乘殺一人為一住菩
薩殺十人為十住菩薩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
不相知識唯殺害為事刺史蕭寶夤遣兼長史崔伯驎
討之敗於煮棗城伯驎戰沒山衆遂盛所在屠滅寺舍

斬戮僧尼焚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衆魔詔以遥為使持節都督北征諸軍事討破之禽法慶并其妻尼惠暉等斬之傳首京師後擒歸伯戮於都市初遥大功昆弟皆景穆孫至孝明而本服絶故除遥等屬籍遥表曰竊聞聖人南面聽天下其不可得變革者親也尊也四世而緦服窮五世而袒免六世而親屬竭矣去兹以往猶繫以姓而弗別綴以食而弗殊又律云議親者非唯當世之屬親歷謂先帝之五世謹尋斯旨將以廣帝宗

重磐石先皇所以變茲事條為此別制者太和之季方有意吳蜀經始之費方深割減之議暫出且臨淮王提分屬籍之始孝文皇帝賜帛三千匹所以重分離樂良王長命亦賜縑二千匹所以存慈眷此皆懇懃克念不得已而然也古人言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輔已者衆臣誠不欲妄親太階苟求潤屋但傷大宗一分則天子屬籍不過十數人漢諸王子不限多少皆列土而封謂之曰侯至於魏晉莫不廣胙河山稱之曰公蓋惡大宗

不固骨肉之恩疎耳臣去皇上雖五世於先帝便是天
子之孫孝文深見及此所以國秩祿賦復給衣后族唯
給其賦不與衣食者欲以别内外限異同也今諸廟之
感未忘行道之悲已及其諸封者身亡之日三年服終
然後改奪令朝廷猶在遏密便議此事實用未安詔付
尚書博議尚書令任城王澄尚書左僕射元暉奏同遥
表靈太后不從卒謚宣公遥弟恒字景安粗涉書史恒
以春秋之義為名不以山川表求改名芝歷位太常卿

中書監侍中後遇害河陰贈太傅司徒公謚宣穆公
濟陰王小新成和平二年封頗有武畧庫莫奚侵擾詔
新成討之新成乃多為毒酒賊逼便棄營去賊至競飲
遂簡輕騎因醉縱擊俘馘甚多後位外都大官薨贈大
將軍謚曰惠子鬱字伏生襲位開府為徐州刺史以黷
貨賜死國除長子弼字邕明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
以世嫡應襲爵為季父尚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奪弼
爵横授同母兄子誕於是弼絶棄人事託疾還私第宣

武徵為侍中弼上表固讓入嵩山以穴為室布衣蔬食
卒建義元年子暉業訴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尚書令
司徒公謚文獻初弼嘗夢人謂曰君身不得傳世封紹
先爵者君長子紹遠也弼覺即語暉業終如其言暉業
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頗屬文慷慨
有志節歷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齊文
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
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啗一日三

羊三日一犢又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羣英今逢世路阻狐兎鬱縱横齊初降封美陽縣公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暉業在晉陽無所交通居嘗閑暇乃撰魏藩王家世號辨宗録四十卷行於世既位望隆重又性氣不倫每被猜忌天保二年從駕至晉陽於宫門外駡元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背負璽與人何不擊碎之我出此言知即死爾亦詎得幾時文宣聞而殺之并斬臨淮公孝友孝友臨刑驚惶暉業神色自若仍鑿氷沉其屍暉

業弟昭業頗有學問位諫議大夫孝莊將幸洛南昭業立閶闔門外叩馬諫帝避之而過後勞勉之位給事黃門侍郎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卒謚文侯讚弟偃位太中大夫子誕字曇首初誕伯父讚以貪汙賜死爵除詔以誕為偃正妃子立為嫡孫特聽紹封累遷齊州刺史在州貪暴大為民患牛馬騾驢無不逼奪家之奴隸悉迫取良人為婦有沙門為誕採藥還見誕問外消息對曰唯聞王貪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家吾至來一家未

得三十錢何得言貪後為御史中尉元纂所糾會赦免
甍謚曰靜子撫字伯懿襲孝莊初為從兄暉業訴奪王
爵偃弟麗字寶掌位兼宗正卿右衛將軍遷光祿勳宗
正右衛如故時秦州屠各王法智推州主簿吕苟兒為
主號建明元年置立百官攻逼州郡涇州人陳瞻亦聚
衆自稱王號聖明元年以麗為使持節都督與楊椿討
之苟兒率衆十餘萬屯孤山列據諸險圍逼州城麗出
擊大破之便進軍永洛賊徒逆戰麗夜擊走之行秦州

事李韶破尚兒於孤山乘勝追掩獲其父母妻子諸城之圍悉奔散尚兒率其王公三十餘人詣麗請罪麗因平賊之勢枉掠良善七百餘人宣武嘉其功詔有司不聽追檢拜雍州刺史為政嚴酷吏民患之妻崔氏誕一男麗遂出州獄囚應死及徒流案未申臺者一時放免還冀州刺史入為尚書左僕射帝問曰聞公在州濫殺無理且又大殺道人對曰臣在冀州可殺道人二百許人亦復何多帝曰一物不得其所若納諸隍況殺道人

二百而言不多麗脱冠謝賜坐卒謚曰威子顯和另見

汝陰王天賜和平三年封後為内都大官孝文初殿中

尚書胡莫寒簡西部敕勒豪富兼丁者為殿中武士大

納財貨衆怨殺莫寒及高平假鎮將奚陵諸部敕勒悉

叛詔天賜與給事中羅雲討之敕勒前鋒詐降雲信之

副將元伏曰敕勒色動恐有變令不設備將為所圖雲

不從敕勒襲殺雲天賜僅得自全累遷懷朔鎮大將坐

貪殘恕死削官爵卒孝文哭於思政觀贈本爵葬以王

禮謚曰靈孫慶和東豫州刺史為梁將所攻舉城降梁武以為北道總督魏王至項城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梁武責之曰言同百舌膽若䶂鼠遂徙合浦遅弟汎字普安自元士稍遷營州刺史性貪殘民不堪命相率逐之汎走平州後除光禄大夫宗正卿封東燕縣男於河陰遇害汎弟脩義字壽安頗有文才自元士稍遷齊州刺史脩義以齊州頻喪刺史累表固辭詔不許聽隨便立廨守脩義乃移東城為政寛和

魏書云在州四歲不殺一人百姓追思之

遷秦州刺史孝明初表陳庶人禧愉等請宥前愆賜葬

陵域靈太后詔曰收葬之恩事由上旨藩岳何得越職

干陳在州多受納累遷吏部尚書及在銓衡唯事貨賄

授官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奉旨先叙上黨

郡缺居遂求之脩義私已許人抑不與居大言不遜脩

義命左右牽曳之居對大衆呼天唱賊或曰白日公庭

安得有賊居指脩義曰此生上者違天子詔物多者得

官京師白刼此非大賊乎脩義失色居且行且罵而出後欲邀車駕論脩義罪狀左僕射蕭寶夤喻之乃止二秦反假脩義兼尚書右僕射西道行臺行秦州事為諸軍節度脩義性好酒每飲連日遂遇風病神明昏喪雖至長安竟無部分元志敗沒賊東至黑水更遣蕭寶夤討之以脩義為雍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諡曰文子均位給事黃門侍郎後入西魏封安昌王位開府儀同三司薨贈司空諡曰平子則字孝規襲爵位義州刺史仕

周為冢宰江陵總管子文都別見則弟矩字孝矩西魏時襲祖爵始平縣公刺史南豐州時見周文專政將危元氏陰謂昆季曰宇文之心路人所見顛而不扶焉用宗子為兄則所遏乃止後周文為兄子晉公護娶其妹情好甚密

隋書曰閔帝受禪護總百揆孝矩寵益隆

及護誅坐徙蜀後拜司憲大夫隋文帝重其門地娶其女為世子勇妃及為丞相拜少冢宰位柱國賜爵洵陽

郡公代勇鎮洛陽及勇為皇太子立其女為太子妃親
禮彌厚拜壽州總管
隋書載文帝賜璽書曰楊越氛祲侵軼邊鄙爭桑興
役不識大猷以公志存遠畧令鎮邊服懷柔以禮稱
朕意焉
時陳將任蠻奴等屢寇江北復以孝矩領行軍總管屯
兵江上後以老乞骸轉涇州刺史卒官謚曰簡子無竭
嗣矩次弟雅字孝方有文武幹用開皇中歷左領左右

將軍集沁二州刺史封順陽郡公雅弟襃字孝整少有成人量年十歲孤為諸兄愛養善事諸兄諸兄議欲别居襃泣諫不從家素富多金寶襃一無所受而出仕周位開府北平縣公趙州刺史從帝孝寬平尉遲迥以功拜柱國進封河南郡公隋開皇中拜原州總管有商人為賊刼疑同宿者執之襃察其色寃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襃受金縱賊隋文帝遣窮之使者薄責襃何故利金捨盜襃引咎無異辭使者與襃俱詣京坐免官巳

盜發他所帝謂曰何自誣褒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臣罪一百姓為人所謗不付法司懸即放免臣罪二無顧形迹為物所疑臣罪三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若不言受賂使者將別有窮究縲絏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帝歎為長者煬帝即位拜齊郡太守及遼東之役郡官督事者前後相屬有西曹掾當行詐疾褒杖之掾大言曰我將詣行在所欲有所告褒大怒杖百餘數日死坐免官卒於家

樂良王萬壽和平三年封拜征東大將軍鎮和龍性貪暴徵還道憂薨諡曰厲三傳至忠明帝時位太常少卿孝武汎舟天泉池命宗室諸王陪宴忠性好衣服遂著紅羅襦繡作領碧紬袴錦為緣帝謂曰朝廷衣冠應有常式何為著百戲衣忠曰臣少來所愛情存綺羅歌衣儛服是臣所願帝曰人之無良乃至此乎

廣平王洛侯和平二年封薨諡曰殤無子後以陽平幽王第五子匡後之匡字建扶性耿介有氣節孝文器之

謂曰叔父必能儀刑社稷匡輔朕躬今可改名匡成克終之美宣武即位累遷給事黄門侍郎茹皓始有寵百僚微憚之帝曾于山陵還詔匡陪乘又命皓登車皓褰裳將上匡諫帝推之令下皓恨匡失色當時壯其忠謇宣武親政除肆州刺史匡既忤皓懼為所害廉慎自脩甚有聲績遷恒州刺史徵為太宗正卿河南邑中正匡奏親王及始藩二藩王妻悉有妃號而三藩以下皆謂之妻上不得同妃名而下五品以上有命婦號竊以為

疑詔曰夫貴於朝妻榮於室婦女無定升從其夫三藩
既啓王封妃名亦宜同等妻者齊也理與已齊可從妃
例自是三藩王妻名號始定後除度支尚書匡表引樂
陵章武例求紹洛侯封詔付尚書議尚書奏聽襲封以
明興絶之義時宣武委政高肇宗室傾憚唯匡與肇抗
衡先造棺置聽事欲輿棺詣闕論肇罪惡自殺切諫肇
聞而惡之後與太常卿劉芳議爭權量遂與肇聲色御
史中尉王顯奏匡曰自金行失御禮壞樂崩孝文皇帝

克復舊典命故中書監高閭廣旌儒林推尋樂府以黍裁寸將均周漢舊章屬雲構中遷尚未云就考文曆思玄深參考經記以一黍之大用成分體準之為尺宣布施行暨正始中故太樂令公孫崇立意以黍十二為寸別造尺度定律刋鍾皆向成訖表求觀試時敕太常卿臣芳集朝英議其得否芳疑崇尺度與先朝不同察其作者與經史復異推造鮮據非所宜行時尚書令臣肇清河王懌等以崇造乖謬與周禮不同遂奏臣芳依周

禮更造成訖量校從其善者而芳以先朝尺度事合古典乃依前詔書以黍刋寸並呈朝廷用裁金石于時議者多云芳是唯黄門侍郎臣孫惠蔚與崇扶同二說參差頻經考議而尚書令臣肇以芳造於崇物故後而惠蔚亦造一尺以比崇尺自相乖背量省二三謂芳為得而尚書臣匡表云劉孫二尺長短相傾稽考兩律所容殊異言取中黍校彼二家云並參差抑中無所自立一途請求議判當時議者或是於匡兩途舛駁未即時定

肇又云權斛斗尺班行已久今者所論豈踰先旨宜仰依先朝故尺為定自爾以後匡與肇厲言都坐高下失其常倫噂競無復彝序匡更表列據已十是云芳十非又云肇前被敕旨共芳營督規立鍾石之名希播制作之譽乃憑樞衡之尊藉舅氏之勢與奪任心臧否自己阿黨劉芳遏絕臣事望勢雷同者接以恩言依經案古者即被怒責雖未指鹿為馬移天徙日實使蘊藉之士聳氣坐端懷道之夫結舌筵次又言芳昔與崇競恒言

自作今共臣論怱稱先朝豈不前謂可行輙欲自取後知錯謬便推先朝殊非大臣之體深失為下之義復考校勢臣之前量度頗偏之手臣必削足内朝抱璞人外驚言肆意彰於朝野然匡職當出納獻替所在斗尺權度正是所司若已有所見能練臧否宜應首唱義端早辨諸惑何故嘿心隨從不關一言見芳成事方出此語計芳才學與匡殊懸所見淺深不應相匹今乃始發恐借智於人規成虛譽況匡表云所據銅權形如古誌明

是漢作非莽別造及案權銘云黄帝始祖德播於虞虞帝始祖德布於新若莽佐漢時事寧銘偽新之號哉又尋莽傳云莽居攝即變漢制度考較二證非漢權明矣復云芳之所造又短先朝之尺臣既比之權然相合更云芳尺與千金堰不同臣復量比因見其異二三浮濫難可據準又云共搆虚端妄為疑似託以先朝云非巳制臣案此欺詐在臣不在芳何以言之芳先被勑專造鐘律管籥優劣是其所裁權斛尺度本非其事比前門

下索芳尺度而芳牒報云依先朝所班新尺復應下黍更不增損為造鍾律調正分寸而已檢匡造時在牒後一歲芳於爾日匡未共爭已有此牒豈為詐也計崇造寸積黍十二羣情共知而芳造寸唯止十黍亦俱見先朝詔書以黍成寸首尾歷然寧有輙欲自取之理羣任居端右百寮是望若恃權阿黨詐託先詔將指鹿為馬從日移天即魏之趙高何以宰物羣若無此匡誣毀宰相阻惑朝聽不敬至甚請以羣匡並禁尚書推窮其原

付廷尉定罪詔曰可有司奏臣誣肇處臣死刑宣武恕
死降為光禄大夫又兼宗正卿出為兖州刺史臣臨發
帝引見東堂勞勉之臣猶以尺度金石國之大經前雖
為南臺所彈然猶許更議議曰願聽臣暫赴帝曰劉芳
學高一時深明典故其所據者與先朝尺乃寸過一黍
何得復云先朝之意兖州既所執不經後議何必赴都
孝明初入為御史中尉臣嚴於彈糾始奏于忠次彈高
聰等免官靈太后並不許以違其糾惡之心又慮臣辭

解進號安南將軍後加鎮東匡屢請更權衡不已詔曰
謹權審度自昔令典定章革歷往代良規匡留心既久
可更集儒貴以時驗決必務權衡得衷寸籥不舛又詔
曰故廣平殤王洛侯茂年甍殞不祀忽諸匡親同若子
宜繼維城封東平郡王匡所制尺度訖請集朝士議是
非詔付門下尚書三府九列議之太師高陽王雍等議
以晉中書監荀勗所造尺與孝文皇帝所定毫釐略同
侍中崔光得古象尺時亦準令施用孝文叡明下燭不

刋之式事難變改臣等參論請停匡議永遵先皇之制詔從之匡每有奏請尚書令任城王澄時致執奪匡剛隘不平先所造棺猶在僧寺乃復脩事將與澄攻澄頗知之後將赴省與匡逢遇騶卒相撾朝野駭愕澄因奏匡罪狀三十餘條廷尉處以死刑詔付八議特加原宥削爵除官三公郎中辛雄奏理之後為關右都督兼尚書行臺遇疾還京孝昌初卒謚文貞後追復本爵改封濟南王第四子獻襲虧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七　北史十九

景穆十二王下

任城王雲和平五年封少聰慧年五歲景穆崩號哭不絕聲太武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意也獻文時拜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都大官聽訟甚收時譽以獻文欲

禪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雲進曰父子相傳
久矣皇魏未之有革
魏書曰顯祖欲禪子推雲進曰陛下方臨四海豈得
上違宗廟下棄兆民若必欲割損塵務頤神清曠皇
儲元統宜紹寶歷脫欲捨儲輙改神器上乖七廟之
靈下長姦亂之道太尉源賀又進曰陛下若禪皇叔
臣恐春秋蒸嘗昭穆有亂萬世後必有逆饗之譏願
思任城言因北史加詳今録之

太尉源賀又進以為不可願思任城言東陽公元丕等
進曰皇太子雖聖德夙彰然實冲幼陛下欲隆獨善若
宗廟何帝曰儲宮正統羣公相之有何不可於是傳位
柔然犯塞雲為中軍大都督從獻文討之遇大磧雲曰
夸狄之馬初不見虎頭楯若此楯在前破之必矣帝從
之命軟勒首領執手勞遣之於是相率而歌方駕而前
大破之獲其兇首後仇池氐反又命云討平之除開府
除州刺史雲以太妃蓋氏薨表求解任獻文不許雲悲

號動疾乃許之性善撫接深得徐方心為民追戀送遺錢貨一無所受再遷冀州刺史甚得下情於是合州請户輸絹五尺粟五升以報雲恩孝文嘉之詔宣告天下使知勸勵遷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雲廉謹自脩留心庶獄挫抑豪强刼盜止息州人頌之者千餘人太和五年甍於州遺令薄葬勿受贈襚諸子遵其吉謚曰康陪葬雲中金陵長子澄字道鏡少好學美鬚髮善舉止言詞清辯響若懸鐘康王甍居喪以孝聞襲封加征北

大將軍以氐羌叛除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誠厲之顧謂中書令李沖曰此兒風神吐發當爲宗室領袖是行當不辱命澄至州誘導懷附西南欵順魏書曰梁州氐帥楊仲顯婆羅楊卜兄弟及苻叱盤等自以居邊地險世爲山狡澄至州量彼風俗誘導懷附表送婆羅仲顯三人及其餘首帥各隨才用之欵附者賞違命者誅仇池帖然

加侍中賜衣一襲乘黃馬一匹以旌其能轉開府徐州

刺史甚著聲績朝京師引見皇信堂孝文詔澄曰昔鄭子産鑄刑書晉叔向非之此二人皆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攝於强隣民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刑書示威雖乖古式合今權道

魏書曰叔向譏議示不忘古可與論道未可語權帝方革變深善其對笑曰任城當為魏子産也朕方創改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功後徵為中書令改授尚書令齊庾華來聘見澄音韻遒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

奐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時詔
延四廟之子下逮玄孫之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
秩為列悉序昭穆為次用家人禮帝曰行禮已畢欲令
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命澄為七言連韻與孝文
往復遂至極歡夜乃罷後帝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齋於
明堂左个詔太常卿王諶親令龜卜易筮南伐之事兆
遇革孝文曰此湯武革命順人之卦澄進曰易言革者
更也將欲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為吉陛下帝有天下

今日卜征不得云革命未爲全吉也帝厲聲曰此云大
人虎變何言不吉
魏書載澄對曰陛下龍興既从豈可方同虎變帝勃
然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阻衆耶澄曰社稷誠陛
下社稷然臣社稷之臣敢盡愚衷
車駕還宫便名澄未及升階遥謂曰向者之革今欲論
之明堂之忿懼衆人競言沮我大計故厲色怖文武耳
乃獨謂澄曰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此間用武之地

非可興文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以何如澄深贊成其計

資治通鑑載澄對曰陛下卜宅中土經畧四海此周漢所以興隆也帝曰北人習常變故驚擾奈何澄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及陛下斷自聖懷彼何能為與魏書意同以立言簡快故用之

帝曰任城我子房也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保又兼尚書左僕射及車駕幸洛定遷都策詔澄馳驛向北問彼

百司論擇可否曰近日論革今真革也澄至代都衆聞遷諮莫不驚駭澄援引今古徐曉之衆乃開伏遂南馳還報會車駕於滑臺帝大悅曰若非任城朕事不就後幸鄴除吏部尚書及車駕自代北巡留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為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咸無怨者駕還洛京復兼右僕射帝至北邙遂幸洪池命澄侍升龍舟帝曰朕昨夜夢一老公迎拜立路左云晉侍中嵇紹神爽卑懼似有求焉澄曰

陛下經殷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遣嵇紹當是希恩感
夢帝曰朕既有此夢或如任城言於是求其兆域遣使
弔祭齊明帝廢弒自立其雍州刺史曹虎請以襄陽內
附車駕將赴之引澄及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司徒馮誕
司空穆亮鎮南李沖等議之或云宜行或言宜止帝曰
衆人意見不等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與鎮南議留
朕主行諸公坐聽言長者從之於是帝往復數交
魏書載高祖曰二賢試言留計沖曰臣等正以遷御

草創內應未審不宜輕發高祖曰如其是虛且可遊巡淮楚問民之瘼使彼知君德所在脫是實也而停不撫接恐稽阻欵歎朕大畧澄曰彼若實應有表質使不再來其詐可知今代還之衆人懷戀本細累相攜始就洛邑居無一椽之室家無儋石之糧而使怨苦即戎恐非歌舞之師自區宇方構又東作方興正子來百堵農夫肆力之秋宜寬彼逋誅惠此民庶今無故勞涉空為往返恐損天威更成賊膽時司空穆

亮以為宜行公卿皆同之澄謂亮曰公在外時見旌旗既張便有憂色每不顧此行何對聖顏更為斯語面背不同事涉欺佞或有傾側當由公輩佞臣李沖曰任城王可謂忠於社稷

資治通鑑載帝言曰任城以從朕者為佞不從朕者豈必皆忠小忠者大忠之賊無乃似諸澄曰臣愚雖涉小忠要是竭誠謀國不知大忠者竟何所據

駕遂南征不從澄及沖等言後從征至懸瓠以疾篤還

京車駕還洛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帝曰此堂成來
未與王公行宴樂禮今與諸賢欲無高不升無小不入
因之流化渠帝曰此曲水者取乾道曲成萬物無滯次
之洗煩池帝曰此池亦有嘉魚澄曰所謂魚在在藻有
頒其首帝曰且取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次之觀德殿帝
曰射以觀德故命之次之凝閑堂帝曰此堂取夫子閑
居義不可縱奢忘儉自安忘危故此堂德作茅茨堂謂
李沖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遊凱廡此座雖無唐堯之

君卿等當無愧元凱沖對曰臣既遣唐堯之君敢辭元凱之譽帝曰光景垂落朕同宗有載考之義卿等將出何得黙爾德音即命黄門侍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崔休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退李沖再拜上千萬歲壽帝曰卿等以燭至致辭復獻萬壽朕報卿以南山之詩乃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夜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後坐公事免官尋兼吏部尚書恒州刺史穆泰在州謀反

魏書曰泰迎陽平王頤為主頤表其狀孝文召澄語
白泰謀為不軌遷京甫爾南北紛擾朕洛陽不立也
此事非任城不辦如其弱也直往擒翦若其勢強可
發并肆共殄之
資治通鑑載澄對曰泰等愚惑正戀舊非有深謀
遠慮臣雖駑怯足以制之願陛下勿憂帝笑曰任城
肯行朕復何憂
授澄節銅虎竹使符御仗左右仍行恒州事行達鴈門

魏書曰太守夜告泰已握衆西就陽平城下聚結帷
見弓仗澄聞便速進時右丞孟斌請依勑召并肆兵
澄曰泰不據堅城更迎陽平似當勢弱無故發兵非
宜也但速往鎮之遂倍道兼行出其不意
遣治書侍御史李煥先赴至即擒泰窮其黨與罪人皆
得鉅鹿公陸叡安樂侯元隆等百餘人並獄禁具狀表
聞帝覽表大悅曰任城可謂社稷臣雖臯陶斷獄豈能
過之顧咸陽王等曰汝等脫當其處不能辨也車駕尋

幸平城勞澄引見逆徒無一人稱枉帝謂左右曰必也無訟今日見之以澄正尚書車駕南伐留澄居守復兼右僕射表請以國秩一歲租帛助供軍資詔受其半帝復幸鄴詔公卿曰朕昨入城見車上婦人冠帽著小襦襖者尚書何為不察澄曰著者猶少帝曰任城欲令全着乎一言可以喪邦其斯之謂可命史官書之又曰王者不降佐於蒼昊拔才而用之朕失於舉人任一羣婦人輩更當銓簡耳任城在省為舉天下綱維為當署事而已

澄曰臣實署事帝曰如此便一令史足矣何待任城尋

除尚書左僕射從駕南禦

魏書載孝文不豫名澄入見詔之曰顯達侵亂朕不

親行莫撓此賊朕疾患淹年氣力惙瘵如有非常委

任城大事此行必須從朕澄涕泣奉詔曰臣謹竭股

肱之力畢力上報

孝文崩受顧命宣武初有降人嚴叔懋告尚書令王肅

謀叛遣孔思達潛通於齊澄信之乃表肅將叛輒禁止

咸陽北海二王奏澄擅禁宰輔免官還第尋除開府揚州刺史下車封孫叔敖墓毀蔣子文廟又表請脩復皇宗之學開四門之教

册府元龜載表曰臣忝訓先朝每當侍坐先帝未嘗不書典在懷禮經為事自鳳舉中京方隆禮教宗室之範每蒙委及四門之選負荷銓量自先帝升遐未蒙脩述每惟其事竊所傷懷何當太平聖明之日而使子衿嘆興宗人訓闕宜敕有司復皇宗之學闕四

門之教使墜落之族曰就月將

詔從之

魏書戴澄刺史揚州時蕭衍將張囂之寇陷夸陵戍

澄遣將討破之復夸陵又攻破陰山白藁二戍連斬

其將乃表曰蕭衍頻斷東關欲令巢湖汎溢以灌淮

南吳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將非國有壽陽去江五

百餘里衆庶惶惶並懼水害脫乘民之願攻敵之虚

豫勒諸州纂集士馬首秋大集應機經畧縱混一不

可必江南且無虞若猶豫不赴平原民戍定為魚矣

乃詔發冀定瀛相并濟六州二萬人畢會淮南并壽

陽先兵三萬委澄經畧

先是朝議有南伐計以蕭寳夤為東揚州刺史據東城

陳伯之為江州刺史戍陽石以澄揔督二鎮授之節度

册府元龜曰時伐梁獲其將軍張惠紹梁有移求換

澄表請不許詔乃聽後果復寇邊

澄於是遣統軍傅豎眼王神念等進次大峴東關九山

淮陵皆分部諸將倍道據之澄揔勒大衆絡繹相接所在克捷詔書褒美

册府元龜載詔曰王文德内昭武功外著奮揚大略將蕩公吴長旌始舒師徒懾氣熊旅方馳東關席捲江湖弭波想在旦夕耳　魏書載澄攻鍾離詔鍾離若食盡三月前可克如至四月淮水汎長舟行無礙宜善量之為萬全計不宜昧利以貽後悔

既而遇雨淮水暴長澄引歸壽春還既狼狽失兵四千

餘人澄頻表解州帝不許有司奏奪其開府又降三階
轉鎮北大將軍定州刺史初民間每有橫調恒煩苦之
前後牧守未能蠲除澄多所省減又明黜陟賞罰之法
表減公園地以以給業貧民布絹不任衣者禁不聽造
百姓欣賴母孟太妃薨居喪過毀服闋除太子太保時
高肇當朝猜忌賢戚澄為肇間搆常恐不全乃終日昏
飲以示荒敗所作詭越時謂為狂宣武夜崩時事倉卒
高肇擁兵於外孝明沖幼朝野不安澄雖踈斥而朝望

所屬領軍于忠侍中崔光等奏澄爲尚書令澄表上皇誥宗制幷訓詁各一卷欲靈太后覽之以思勸誡又奏利國濟民十條一曰律度量衡公私不同所宜一之二曰宜興學校明黜陟法三曰宜興滅繼絶各舉所知四曰五調外一不煩人任民之力不過三日五曰臨民之官皆須黜陟以明賞罰六曰逃亡代輸去來年久者若非伎作任聽即住七曰邊兵逃走或實陷没皆須精檢三長及近親若實隱之徵其代輸不隱勿論八曰工商

世業之户復徵租調無以堪濟請免之使專其業九曰三長禁姦不得越隔相領户不滿者隨近并合人曰羽林虎賁邊方有事暫可赴戰常戍宜遣番兵代之太后下其奏百寮議有同否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襟帶京師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恒農郡北中帶河内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强兵如此則深根固本强幹弱枝之義太后將從之後議者不同乃止

魏書載澄又重奏曰臣聞固本宜強防微在豫今南蠻仍擾北妖頻結脫暴勃忽起四府羸卒何以防擬平康之世可以寄安遺之久長恐非善策如郎將領兵兼撫民職省官實祿於是乎在求還依前增兵益號將位既重則念報亦深軍郡相依則表裏俱濟卒不納

尋以疾患表求解任不許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闚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脩警備之嚴不

從後賊函入冦至於舊都鎮將都非其人所在叛亂犯
逼山陵如澄所慮澄奏都城府寺猶未周悉今軍旅初
寧無宜發衆請取諸職人及司州郡縣犯十杖以上百
鞭以下收贖之物絹一匹輸塼二百以漸脩造從之
冊府元龜曰京師諸州鎮或止用古錢不行新鑄致
商貨不通澄上言太和古錢雖利於京師之肆而不
入徐揚之市其貨既殊貿鬻亦異便於荊郢之邦者
則礙於兗豫之域致使貧民困而王道隔去永平三

年都座奏斷天下用錢不依準式者詔令榷行年末
斷之謹尋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鵝眼環鑿更無
餘禁又何北州鎮既無新造之錢設舊錢復禁斷專
以單絲之縑疎縷之布促幅狹度裂疋為尺以濟有
無徒成杼柚之勞不免饑寒之苦謹惟自古以來錢
為不一然其為名欲泉流不已臣謂令之太和與新
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便用者雖有大小皆得通
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環海內外公私無壅又言

錢之為用貫鏹相屬不假斗斛不勞秤尺深為濟世
之宜請並下諸州如前奏行之鵝眼環鑿依律而禁
若盜鑄錢罪重常禁其符旨一宣仍不遵用敎史守
令一體治罪從之而河北諸州舊少錢貨猶以他物
更易卒不行錢也
太傅清河王懌表欵其事寢不行澄又奏司州牧高陽
王臣雍拷殺奉朝請韓元昭前門下録事姚敬賢雖因
公事理實未盡何者若昭等罪狀已定應刑都市如疑

似不分情理未究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輕絶人命傷理敗法往年在州於大市鞭殺五人及檢贓狀全無尺寸令復酷害至此朝野云云咸懷驚愕若生殺在下虐專於臣人君之權安所復用請以見事付廷尉推究劾狀從之澄當官無所回避又奏墾田授受之制八條甚有綱貫西域厭達波斯諸國各因公使遺澄駿馬一匹澄請付太僕以充國閑詔曰王康貞之德有過楚相可教付廄以成君子大哉之美御史中尉東平

王匡奏請景明元年以來内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勲案并諸殿最欲以案校竊階盗官之人太后許之

魏書載澄表前叚云臣聞老聃曰法令滋章盗賊多有欲求治本莫若省事清心昔漢文斷獄四百幾至刑措省事所致也蕭曹為相載基清淨畫一之歌清心之本也今欲求之於本宜以省事為先豈宜擾世教以深文烹小鮮以煩手哉隔世之事方相窮核以臣愚見謂為不可

澄表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至於冒勲妄階皆有處别若
一處有風謡即應攝其一簿研檢虚實果差殊不同僞
情自露然後繩以典刑人誰不服豈有移一省之事窮
隔世之尤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斯實聖朝所宜重慎也
太后納之後還司徒公侍中尚書令如故神龜元年詔
加女侍中貂蟬同外侍中之飾澄表諫曰孝文宣武皆
有女侍中官未見綴金蟬於象珥極鼲貂於鬟髮晋穆
何后有女尚書而加貂璫乃衰世妖服且婦人而服男

子服至陰而陽故自穆哀以降國統二絶劉裕因以篡
迸禮容舉措風化之本請依常儀追遝前詔帝從之時
太后鋭於興繕在京師則起永寧太上公等佛寺工費
不少外州各造五級佛圖又數為一切齋會施物動至
萬計百姓疲於土木金銀為之價踊至削奪百官禄力
費損庫藏兼田賚左右日有數千澄上表極言得失
䰟書又載澄表曰頃年以來東西難寇大損財力且
饑饉之民散亡不保收入之賦不增出用之費彌衆

不愛力以悅民無豐資以待敵此臣所以夙夜懍憂也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雖太平之法似難卒因然妨民害財亦所宜戒今坊雉素脩廒庫崇列省府粗得庇憩理務諸寺靈塔俱足致虔講道惟明堂辟雍國禮之大來冬司徒兵至請籌量減徹專力早就其廣濟數施之才酬商互市之弊凡所營造自非供御切須戎仗急須亦宜微節庶府無横損民有全力夫食土寘而嶠德昭寢卑室而禹功盛章臺麗而楚力

衆阿宫壯而秦財竭存亡之由灼然顧思前王一同之功蓄力聚財以待時會　册府元龜又載潑表曰臣聞取外由内强圖人須自備陛下妙齡在位朝乾夕惕若留意負荷忿車書未一脩干戈蓄熊虎將相稍力未衆愚臣猶望戎伍荷戈帶甲之衆蓄鋭於今燕孤冀馬之感充牣在昔又蕭衍子弟鬩恃釁逆已彰亂亡可見大同之機宜須蓄備昔漢高力疾討𧺆英布高祖卧病親勒顯達實以侵名亂正計不獲已

今宜纂二帝遠圖以肅寧為任

雖卒不從常優荅禮之政無大小皆引參預澄亦盡心匡輔事有不便者必諫皷勤不已內外咸敬憚之二年薨賻布千二百匹錢六十萬給東園溫明秘器大鴻臚監護喪事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太尉公加以殊禮備九錫謚文宣澄之葬也凶飾甚盛太后親送郊外停輿悲哭哀慟左右百官會赴千餘人莫不歔欷第四子彛襲彛字子倫繼室馮氏所生頗有

父風拜直散騎常侍及元乂專權奚恥託附故不得顯
職孝莊初河陰遇害贈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文奚
庶兄順字子和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
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豐奇之白
澄曰豐十五從師迄於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
黄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十六通
杜氏春秋下帷讀書篤志愛古性謇諤淡於榮利好飲
酒解鼓琴每長吟永歎吒詠虛室宣武時上魏道頌文

多不載起家給事中時高肇權重人事望塵拜伏順曽
懐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荅云在座大有貴客不肯
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
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慴而順辭吐慠然若無所覩肇
謂衆賓曰此兒豪氣尚爾況其父乎及去肇加敬送之
澄聞大怒杖之數十後拜太常少卿以父憂去職哭泣
嘔血身自負土時年三十五便有白髮免喪抽去不復
更生人以爲孝思所致尋除給事黄門侍郎時領軍元

又威勢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不詣又又謂順曰卿何得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以至公為心舉士報國如何賣恩責人私謝至朝論得失順當鯁言正議曾不阿旨由此見憚出除恒州刺史順謂又曰北鎮紛紜方為國梗桑乾舊都根本所繫請假都督為國屏捍又心疑難不欲授以兵官謂順曰此朝廷事非我所裁順曰叔父既殺生由己自言天歷在我何得復有朝廷又彌忿憚之

轉齊州刺史順自負有才不得居內𨷂怏形言色遂縱
酒自娛不親政事又解領軍徵爲給事黃門侍郎親友
郊迎賀其得入順曰不患不入正恐入而復出俄兼殿
中尚書轉侍中初中山王熙起兵討元乂不果遇害及
太后反政方得改葬順侍坐西遊園因奏太后曰臣昨
往看中山家葬非唯宗親哀其冤酷行路士庶見一家
十喪莫不酸泣又妻時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柰何
以一妹之故不正元乂罪使天下懷冤太后嘿然就德

興於營州反使尚書盧同往討之大敗而還屬侍中穆
紹與順侍坐因論同罪同先有近宅借紹紹頗欲為言
順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言順曰
同有好宅與要勢侍中豈慮罪也紹懼不敢復言太后
頗事粧飾數出遊順面諍曰禮婦人喪夫自稱未亡人
首去珠珥衣不綴綵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過脩容
飾何以示後太后慙而還召順入責之曰千里相徵豈
容衆中見辱也順曰陛下咸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豈

恥臣一言手初城陽王徽慕順才名偏相賞納而廣陽王深通徽妻于氏大為嫌隙及深自定州被徵入為吏部尚書兼中領軍順為詔書辭頗優美徽疑順為深左右與徐紇間順於太后出為護軍將軍太常卿順奉辭西遊園徽紇侍側順指謂太后曰此人魏之宰嚭魏國不滅終不死亡紇脅肩出順因抗聲叱之曰一介刀筆小人正堪為機案之吏寧應忝茲執戟虧我彞倫遂振衣起太后嘿而不言時追論順父顧託功增任城王彞

邑二千戸又折彘邑五百封順為東阿縣公順疾徵等
問之遂為蒼蠅賦
魏書載順蠅賦曰余以仲秋休沐端坐衡門寄想琴
書託情紙翰而蒼蠅小虫往來几牀疾其變白聊為
賦云遐哉大道廓矣洪氛肇立秋夏爰啟冬春既含
育於萬性又蜀狗而不仁隨因緣以授體齊美惡而
無分生茲穢類靡益於人名備羣品聲損衆倫歆腥
纖翼紫首蒼身飛不能迴聲若遠聞點緇成素變白

為黑寡愛蘭芳偏貪穢食集桓公之尸居平叔之側亂鳴鷄之響毀皇宮之飾習習户庭營營荆棘反覆往還譬彼讒賊膚受旣通譖潤罔極緝緝幡幡交亂四國於是妖姬進邪士來聖賢擁忠孝摧周昌拘於羑里天乙囚於夏臺伯奇為之痛結申生為之蒙災鴟鴞悲其室採葛懼其懐小弁隕其涕靈均表其哀自古明哲猶如此何況中庸與凡才若夫天生地養各有所覩獸必依地鳥亦憑雲或來儀以呈祉或自擾

而見文或負圖而昭德或銜書以告真或夭胎而奉味或殘軀以獻珍或主皮而興禮或牢豢以供神雖死生之異質俱有益於國人非如蒼蠅之無用唯擣亂於蒸民

屬疾在家杜絕慶吊後除吏部尚書右僕射與城陽王徽同日拜職舍人鄭儼於止車門外先謁徽後拜順順怒曰卿是佞人當拜佞王我是直人不受曲拜儼深懷謝順曰卿以高門子弟為北宮幸臣僕射李思沖尚與

王洛誠同傳以此度之鄉亦應繼其卷下見者為震動
而順安然自得及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
徐仵起仵起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即哽塞涕泗以不
能言遂令換之時三公曹令史朱暉素事錄尚書高陽
王雍雍欲以為廷尉評頻託順順不為用雍下命用之
順投於地雍大怒昧爽坐都廳名尚書及丞郎畢集欲
待順至於衆挫之順日高方至雍攘袂撫几言曰身天
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親尊莫二元順

何人投身成命於地順鬚髮俱張仰面看屋憤氣奔湧
長歔不言久之搖一白羽扇徐謂雍曰孝文皇帝遷宅
中土創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人身為
省吏何合為廷尉清官殿下既先皇同氣誠宜遵旨自
有恒規而復踰之也雍曰身為丞相録尚書如何不得
用一人為官順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代之
未聞有別旨令殿下參選事順又厲聲曰必如是當依
事奏聞雍遂笑而言曰豈可以朱暉小人便相忿恨起

呼順入室與極飲順亢毅不撓皆此類也後兼左僕射爾朱榮奉孝莊名百官悉至河陰素聞順數諫諍惜其亮直謂朱瑞曰可語元僕射但在省不須來順不達其旨聞害衣冠便出走為陵戶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物歛止有書數千卷門下通事令史王才達裂裳覆之孝莊還宮遣黃門侍郎山偉巡喻偉臨順喪悲慟無已既還帝怪其聲偉以狀對帝敕侍中元祉曰宗室喪亡非一不可周贍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特贈絹

百匹餘不得例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文烈初帝在藩順夢黑雲一片從西北直來觸東南上日月俱破復翳諸星天地晝闇俄雲消霧散有日出自西南隅甚明淨云長樂王日尋見孝莊從閶闔門入登太極殿唱萬歲三百官咸加朝服謁帝唯順步集書省廊西槐樹下脫衣冠卧既寤告元暉業曰吾昨夜之夢於我殊不佳為說夢訖因解曰黑雲氣之惡者是北方色終當有北敵亂京師害二宮殘百寮何者日君象月后象衆星百官象

以此言之京邑其禍乎雖然彭城王勰有文德於天下今夢其兒爲天子積德必報然矣但恨得之不久所以然者出自西南以時易年不過三歲但恨我不見何者我夢卧槐樹下槐字木傍鬼身與鬼并復解冠冕此寧不死乎然亡後乃得三公贈耳皆如其夢順撰帝録二十卷詩賦表頌數十篇並多亡失長子朗時年十七枕戈潛伏積年乃手刃康奴以首祭順墓然後詣闕請罪朝廷嘉而不問朗位司徒屬天平中爲奴害贈尚書右

僕射順弟紀字子綱隨孝武入關位尚書左僕射華山郡王澄弟嵩字道岳孝文時位步兵校尉安定王休薨未及卒哭嵩便遊田帝大怒詔曰大司馬甍殂甫爾嵩便鷹鷂自娛有如父之痛無猶子之情捐心棄禮何其太速便可免官後兼武衞將軍孝文南伐齊將陳顯達率衆拒戰嵩身備三仗免冑直前勇冠三軍將士從之顯達奔潰帝大悦曰任城康王大有福德文武頓出其門以功賜爵高平縣侯初孝文發洛馮皇后以罪幽宫内

及平顯達回次穀唐原帝疾甚將賜后死曰使人不易
可得顧謂任城王澄曰任城必不負我嵩亦當不負任
城可使嵩引嵩入內親詔遣之
資治通鑑考異曰按馮后傳孝文梓宮至魯陽乃行
遺詔賜馮后死安有孝文遺嵩事北史誤
宣武即位
魏書曰嵩出為平南將軍荊州刺史表曰蕭寶卷骨
肉相殘忠良先戮臣下囂然干戈日尋聞寶卷雍州

刺史蕭衍阻兵與寳卷相持荆郢二州刺史並寳卷
弟必有圖衍之志臣若遣書相閗冀獲同心并力除
衍衍除後彼必旋救丹陽當不能復經營疆陲全固
襄沔臣之軍威已得臨據則沔南可一舉收緣漢曜
兵示以威德思歸有道者引納之受疑告危者援接
之若零落怠懈之勢彰著便可順流摧鋒長驅席卷
朝廷將從之既聞衍克建業乃止
為揚州刺史威名大振

魏書曰蕭刺史揚州先破蕭衍湘州刺史楊公則等
又破徐州刺史昌義之等並有斬獲衍征虜將軍趙
革屯黄口蕭遣軍司趙熾等往討先遣統軍安伯醜
潛師夜渡伏兵下蔡革率卒四千來拒伯醜等前後
夾擊大破之俘斬溺死四千餘人衍將姜慶真據肥
汭冠軍將軍曹天寶屯雞口軍主尹明世屯東峽石
蕭遣別將羊引次淮西去賊營十里司馬趙熾帥兵
一萬為表裏聲勢衆軍既會分擊賊四壘四壘賊皆

敗走斬獲數千溺死萬數統軍牛敬賓攻峽石明世

宵遁慶真合餘燼浮淮而下下蔡戍主王略截流擊

之俘斬大半

後并妻穆氏為蒼頭李太伯等所害謚曰剛第二子世

儁另見

南安王楨皇興二年封孝文時累遷長安鎮都大將雍

州刺史楨性忠謹母疾篤憂毀異常有白雉遊其庭前

帝聞賜帛千匹褒之徵赴講武引見皇信堂戒之曰公

孝行著家令閻彰國䟦國之懿親終無貧賤之慮所宜
慎者有三一恃親驕矜違理僭度二傲慢貪奢不恤政
事三飲酒遊逸不擇交友三者不去患禍將生而楨不
能遵奉聚斂肆情孝文以楨孝養閨内外特加原恕削
除封爵以庶人歸第禁錮終身
魏書載孝文詔曰南安王作鎮關右肆欲殖貨昔魏
武剪髮齊衆叔向戮弟明法克已忍情以先天下夫
豈不懷有為而然耳今者所犯事重疇日以王孝養

聞名特原恕云云

以議定遷都復封南安王為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帝餞楨於華林都亭

冊府元龜載詔曰南安之藩將曠違千里豫懷惆戀今者之集雖曰分岐實為曲宴並可賦詩申意詔並賦詩不能者聽射當使武士彎弓文人下筆帝送楨下階流涕而别太和二十年五月至鄴上日暴雨大風凍死數十人楨又以旱祈雨羣神鄴城有石虎廟人

奉祀之楨告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謚曰惠及恒州刺史穆泰謀反楨知而不告雖薨猶追奪爵封國除子英字虎兒性識聰敏善騎射解音律微曉醫術孝文時為梁州刺史帝南代為漢中別道都將後孝文臨鍾離英以大駕親動勢傾東南漢中有可乘之會表求追討帝許之

魏書曰師次沮水蕭鸞將蕭懿遣將尹紹祖季群等領衆二萬徼山立柵隔水為營英謀曰彼帥殘民慢

莫能相服若選精卒并攻一營彼不相救我克必矣若克一軍四營自拔於是簡兵三面騰上果不相救既破一處四營復潰生擒李羣斬三千餘級俘七百人驚白馬戍將夜逃乘勝長驅將逼南鄭漢川民以為神相率歸附梁州民李天幹等詣英降待以國士禮天幹等在南鄭西請師迎接英遣迎之懿遣將姜脩率衆追襲逮夜交戰頗有殺傷脩後屢敗復更請軍懿遣衆赴之迎者告急英率騎一千倍道赴敵未

至賊已退還英恐其入城別遣統軍元拔隨後英徽其前合擊之盡俘其衆懿續遣軍英不虞賊至且衆力已疲軍少人懼咸欲奔走英緩騎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賊東西指揮狀似處分然後整列而前賊謂有伏俄退乘勢追殄遂圍南鄭止三軍一無所犯遠近皆供租運先是英未至也懿遣軍主范絜領三千餘人伐獠及聞大軍圍城欲還救援英遣統軍李平敵李鐵騎等收合巴西晉壽土人以斷其路絜死戰

敗平敵軍英候其稍近以奇兵掩之盡皆擒獲攻圍九十餘日戰無不克被敕班師英先遣老弱身勒精騎留後遣使與懿告別懿以為詐英還一日猶閉門不開二日後遣將追英英親自殿後與士卒下馬交戰賊衆莫敢逼四日四夜賊退全軍而還會山氏反斷英歸路英勒衆奮擊且戰且行為流矢所中軍人莫知

以功還安南大將軍賜爵廣武伯宣武即位

資治通鑑曰英以鎮南將軍還京表言蕭寶卷驕縱日甚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掃土興兵順流而下惟有孤城更無重衛乃皇天授我千載一逢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城斷黑水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遠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然斷絕又命揚徐二州聲言俱舉建業窮蹙如魚遊釜可混天地為一伏乞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

奕并吞無日事寢不報英又奏曰今竇卷亂常骨肉相賊藩戍鼎立莫知所歸義陽孤絶密邇天境外靡粮援内無兵儲授首之戮何容緩斧若此行有果則江右之地斯為經畧之基如其否也非直後舉難圖亦或居要生疾時豫州刺史司馬悦已戒嚴垂行而東豫州刺史田益宗方擬守三關英請遣軍司節度乃詔直寢羊靈引為之

拜吏部尚書以前後軍功進爵常山侯尋詔英率衆南

討大破梁曹景宗軍梁司州刺史蔡道恭憂死三關戍棄城走

魏書曰蕭衍司州刺史蔡道恭闕英將至遣驍騎將軍楊由帥城外居民三千餘家保賢首山為二柵英勒諸軍圍賢首山焚其柵門由驅水牛從營出繼以兵我師避牛遂退下尋分兵圍守其夜柵民任馬駒斬由降三軍館穀降民安堵衍遣平西將軍曹景宗後將軍王僧炳等率步騎二萬救義陽僧炳統衆三

萬人攄鑿峴景宗率一萬繼後英遣冠軍將軍元逞等據樊城拒之大破僧炳軍俘斬四千英又於士雅山結壘與景宗抗分遣諸統伏於四山示以弱衍將馬仙琕率衆萬餘掩英營英命諸軍僞北誘之既至平地進擊敗之斬首二十餘仙琕又率萬餘人重來決戰英又破之復斬其二將别破東嶺軍斬首五百時道恭憂死蔡靈恩以驍騎將軍行州事短兵日接景宗仙琕知城將潰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

還靈恩勢窘遂降三關戍聞之皆棄城走
初孝文平漢陽英有戰功許復其封及爲陳顯達敗遂
寢是役也宣武大悅乃復之改封中山王既而梁入寇
肥梁詔英率衆十萬討之所在皆便宜從事英表陳事
機乃擊破陰陵斬梁將二十五人及鹵首五千餘級又
頻破梁軍於梁城斬其支將四十二人殺獲及溺死將
五萬梁中軍大將軍臨川王蕭宏尚書左僕射柳惔等
大將五人沿淮東走凡收米四十萬石英追奔至馬頭

梁馬頭戍主委城遁遂圍鍾離詔以師行已久命英為振旅之意

魏書載詔曰師行已久士馬疲瘠賊城險固難攻冬春之交稍非勝便十萬之衆日費無貲方圖後舉不待今事且可密裝徐嚴為振旅之意

英表期至二月將末三月之初理在必尅但自此月一日已來霖雨連并可謂天違人願然王者行師舉動不易不可少致睽淹便生異議

册府元龜載英表曰臣亦諦思若入三月後連雨不得進攻臣已更高卲陽之橋防其汎突或意外洪長慮其破橋臣亦部分造船復於鍾離城水狹處營造浮橋至三月中旬必成晴則復騰雨則圍守顧聞朝廷特開遠畧假以日月無使為山之功中途而廢

魏書載詔曰比頻得啟制勝不過暮春今復期孟夏末彼土蒸濕無宜久淹兵久力殆朝廷深憂故遣王

書曹道往諭道還英猶表可克

及四月水盛破橋英及諸將狼狽奔退士衆没者十五六英至揚州遣使送節及衣冠貂蟬章綬詔以付典有司奏英經筭失圖處死詔恕死為民後京兆王愉反復英封除使持節假征東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英未發冀州已平時郢州中從事督榮祖潛引梁軍以義陽應之三關之戍並據城降梁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縣瓠人白早生等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梁將齊

苟兒率衆守懸瓠悅子尚華陽公主并為所刼詔英持

節都督南征諸軍事假征南將軍出自汝南

冊府元龜載帝言曰王董彼三軍朕無憂矣鍾離一

眚豈損大德　魏書載宣武謂英曰王國之召虎威

名夙震故屈親行英曰臣前失律喪師宜嬰子反之

戮陛下慈深念屡愛等鍾牛使臣得同荀伯再生明

世誓追孟氏以報復為期滅賊方略已在臣目中願

無勞聖慮

帝以邢巒頻破早生詔英南赴義陽英以衆少累表請軍帝不許而英輒與邢巒分兵共攻懸瓠克之乃引軍南旣次義陽將取三關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二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攻易東關易攻宜先取即黄石公所謂戰如風發攻如河決也英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率五統向西關分其兵勢身諸軍向東關

魏書曰先是蕭衍司州刺史馬仙琕使雲騎將軍馬

廣屯長薄軍主胡文超別屯松峴英至長薄廣遁入
武陽英進攻之閩蕭遣其冠軍將軍徐玄生驃騎將
軍徐超秀援武陽英乃緩軍故縱入城曰吾觀此城
形勢易攻取之如拾遺諸將未信玄生等旣入城英
促圍攻之六日而廣等降進擊黃峴衍太子左衛率
李元履棄城走又討西關仙琕亦走
果如英策凡擒其大將六人支將二十人卒七千米四
十萬石軍資稱是還朝除尚書僕射薨贈司徒公諡獻

武王英子熙字真興好學俊爽有文才然輕躁英深慮非保家之主

愚按熙非保家之主有之觀其仗義執言以討元乂未可言輕躁魏收言非

嘗欲廢之立第四子略略固請乃止累遷光祿勳時領軍于忠執政熙忠壻也故歲中驟遷後授相州刺史熙以七月入治其日大風寒雨凍死二十餘人驢馬數十匹熙閲其祖父前事心惡之又有蛆生其庭初熙兄弟

並為清河王懌所昵及劉騰元乂隔絶二宫矯詔殺懌
熙乃起兵討之
魏書載熙表曰元乂叨榮左右豺狼為心使二宫隔
阻温清缺禮又太傅清河王懌横被酷害致忠臣烈
士喪氣闔廷親賢宗戚憤恨内外妄指鹿馬孰能踰
之臣仰瞻雲闕泣血而生以細草不除將為爛熳况
乂悖逆孰可忍之臣忝籍枝萼碎首屠肝甘之若薺
用是親摠三軍星電赴難置兵温城伏聽天旨王公

宰輔如能同力剪除元乂使太后至尊欣然奉對臣
即解甲散兵赴謝朝闕
熙起兵甫十日為其長史柳元章別駕游荊魏郡太守
李孝怡執熙置高樓并其子弟乂遣尚書左丞盧同斬
之鄴街傳首京師始熙妃于氏知熙必敗不從其謀自
初哭泣不絕至於熙死
魏書載熙臨刑為五言詩示其寮吏曰義實動君子
主辱死忠臣何以明是節將解七尺身與知交別曰

平生方寸心慇勤屬知己從今一銷化悲傷無極已

熙既藩王加有文學風氣甚高始鎮鄴知友才學之士袁翻李琰之李神儁王誦兄弟裴敬憲等咸餞於河梁賦詩告別將死復與知故書恨志意不遂

魏書載熙與知故書曰今皇太后見廢此宮清河王横受屠酷主上幼年獨在前殿君親如此無以自安故帥兵民建大義於天下本以名義干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言哉昔李斯憶上蔡黃犬陸機想華

亭鶴唳今欲對秋月臨春風藉芳草蔭美樹廣召名
勝賦詩洛濱其可得乎凡百君子各敬爾宜為國為
身善最名節
時人矜之又熙於任城王澄覺前夢有人告之曰任城
當死死後二百日外君亦不免若其不信試看任城家
熙夢中顧瞻任城第舍四面墻崩無遺堵焉熙惡之覺
以告所親及熙死果如所言熙兄弟三人每從征伐在
軍貪暴或因迎降逐北斬殺無辜多增首級為功狀又

于忠誣郭祚裴植忠意未決害之由熙勸獎遂至極法世以為寃及熙之禍識者以為有報太后反政贈太尉公謚文莊熙弟略字儁興位給事黃門侍郎熙敗略潛行自託舊識河內司馬始賓為荻筏夜與略俱渡盟津詣上黨屯留縣粟法光家法光素敦信義欣而納之略舊識刁雙時為西河太守略復歸之停止經年雙令從子昌送略潛遁江左梁武帝甚敬禮之

洛陽伽藍記曰蕭衍見其文學優贍甚敬重之問曰

洛中如王者幾人對曰如臣之比趙咨所云車載斗量不可勝數衍大笑

封中山王宣城太守俄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南叛梁以略為大都督令詣彭城誘接初附尋徵略與法僧同還略雖在江南自以家禍晨夜哭泣身若居喪又惡法僧與言未嘗一笑梁復除略衡州刺史未行會其豫章王綜以城歸國綜長史江革司馬祖暅將士五千人悉見擒鹵孝明敕有司悉遣革等還南因徵略梁乃備禮

遣之
伽藍記曰蕭衍初謂略曰朕寧失江革不得無王略
略曰臣遭家禍白骨未收乞還本朝叙録存歿因悲
泣衍哀而遣之贈遺甚厚親率百官送江上作五言
詩贈者百餘人
孝明詔光禄大夫刁雙境首勞問除略侍中義陽王及
達石人驛亭詔宗室親黨内外百官先相識者迎之近
郊其司馬始賓除給事中領直侯栗法光本縣令刁昌

東平太守刁雙西兗州刺史略所經一食一宿處無不霑賞尋改東平王後為尚書令靈太后甚寵任之委信與元徽埒

伽藍記曰略從容閑雅本自天資出南入北轉復高邁言論動止朝野師模

時天下多事軍國萬端略守常自保具臣而已爾朱榮乃略姑夫略素所輕忽又黨於鄭儼徐紇榮兼銜之見害河陰加贈太保司空公諡文貞英弟怡位鄴善鎮將

在鎮貪累為有司糾逃免卒孝莊初以爾朱榮婦兄贈
太尉扶風王子肅封魯郡王肅弟聡另見
城陽王長壽皇興二年封位沃野鎮都大將甚有威名
薨諡康子鸞襲鸞字宣明身長八尺腰帶十圍以武藝
稱頻為北都大將孝文初除使持節征南大將軍與安
南將軍盧陽烏李佐攻赭陽不剋敗退降為定襄縣王
魏書載孝文責之曰卿等虧損王威罪應大辟革變
之始事從寬貸古者軍行必載廟社之主以示威惠

令彰卿等贖軍之罪於廟社前以彰厥咎

後以留守功復本封宣武時為定州刺史鸞愛佛道繕

起佛寺勸率百姓大興土木公私費擾宣武聞之詔奪

祿一周薨謚懷子徽字顯順粗涉文史頗有吏才宣武

時襲封為河内太守在郡清整有時譽孝明時為并州

刺史先是州界夏霜安業者少徽開倉賑之文武咸共

諫止徽曰昔汲長孺郡守耳尚輒開倉賑民我皇家親

近受委大藩豈可拘法不救民困先給後奏帝嘉之加

安北將軍汾州山胡舊多刼掠自徽為郡羣胡自相戒勿得侵擾隣州汾肆之民多詣徽挨訴願得口判除秦州刺史還都吏民泣涕攀車徽車馬羸敝皆京來舊物見者歎其清儉改授度支尚書兼吏部尚書尋為正徽以選舉法期在得人限以停年有乖舊體但行之日久難於頓革以德同者盡年勞等者進德時稱中平除侍中餘官如故徽來乞守一官士子莫不歎息咸曰城陽雖選貧者復何所希怨嗟之聲俄然上徽還令兼吏部

尚書累遷尚書令時靈太后專制朝綱頽褫徽居寵任與鄭儼之徒阿黨外似柔謹內多猜忌睚眦之忿必報識者疾之又不能閑內妻于氏遂與廣陽王深姦及深受任軍府每有表啟論罪過雖涉誣毀頗亦實焉孝莊踐祚拜司州牧除司徒仍領牧元顥入洛徽從帝北巡

伽藍記曰北海入洛莊帝北巡自餘諸王各懷二望惟徽獨從帝至長子城　信斯言也何爾朱兆入洛徽又捨帝不顧是前後兩截也

及車駕還宫以與謀功除侍中大司馬太尉公加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二萬户徽表辭官封前後屢上徽為帝親待内懼爾朱榮等故有此辭帝識其意但聽辭封不許讓官徽後妻帝舅女侍中李彧帝之姊壻徽性佞媚挾内外之意宗室中親寵莫比遂與彧等勸帝圖榮帝亦先有意榮死世隆等屯據不解除徽太保仍大司馬宗師録尚書事揔統内外徽本謂榮死後枝葉散亡及爾朱宗族聚結謀難徽筭略無出憂怖而已性多嫉妬

不欲人居前每入叅謀議獨與帝决朝臣有上軍國善
策者勸帝不納乃云小賊何慮不除又惜財用有所賞
賜咸出薄少或多而中減與而復追思不感物帝雅自
約狹亦徽贊成太府少卿李苗徽司徒時司馬徽待之
頗厚苗每致忠言徽多不納苗謂人曰城陽本自蜂目
而豺聲復露及爾朱兆入洛禁衛奔散帝步出雲龍門
徽乘馬奔度帝頻呼之不顧去遂走山南至故吏寇彌
宅彌外雖容納內不自安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避他

所使人路中邀害送尸於兆
洛陽伽藍記曰徽投寇祖仁家祖仁一門刺史皆徽
將校以舊恩投之祖仁聞爾朱兆購徽護送封千户
侯謂子弟曰今日富貴矣斬送之兆亦不加賞初徽
投祖仁家有金百斤馬五十匹皆為祖仁乾没至是
兆忽夢徽云我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可往
徽之兆如夢往徽祖仁盡徽所有兆猶疑其藏隱捉
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捶之至死

孝武初贈使持節侍中太師録尚書事司州牧謚文獻子延襲齊受禪例降

章文武太洛皇興二年薨追贈征北大將軍章武郡王謚曰敬無子孝文初以安南惠王第二子彬為後彬字豹兒勇健有將用刺史夏州以貪惏削封後除汾州刺史胡六六百餘人保險謀反彬請兵二萬帝大怒曰必須大衆者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奉詔大懼身先將士討平之卒贈散騎常侍子融字永興儀貌壯麗性通率

有豪氣宣武初復先爵累遷河南尹融性貪恣情聚歛為中尉糾彈削除官爵汾夏山胡叛連結正平平陽詔復融前封征東將軍持節都督討之融寡於經略為胡所敗後賊帥鮮于脩禮冦暴瀛定二州長孫稚等討之失利除融車騎將軍為前驅左軍都督與廣陽王深等共討脩禮師度交津葛榮殺脩禮自立轉營至白牛邏輕騎擊融

魏書曰融苦戰終日更無外援

於陣見殺以死王事贈司徒公加前後部鼓吹謚莊武
子景哲襲景哲弟朗即廢帝也另見
樂陵王胡兒和平四年薨追封樂陵王謚曰康無子獻
文詔胡兒兄汝陰王天賜第二子永全後之襲封後改
名思譽孝文時為鎮北大將軍穆泰陰謀不執思譽知
而不告削封為民太和末復王封薨謚密王子景略襲
位幽州刺史薨謚惠王
安定王休皇興二年封少聰敏為外都大官斷獄有稱

魏書曰叅然犯塞出爲征北大將軍休身先士卒擊

鹵走之

車駕南代領大司馬孝文親行諸軍遇休欲斬三盜以

狗六軍詔赦之休執曰陛下親御六師跋涉野次軍行

始爾已有姦竊不斬何以息盜詔曰王者之體時有非

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帝謂司徒馮誕

曰大司馬嚴而執法諸軍不可不慎於是六軍肅然及

定都洛邑休從駕幸鄴命率從駕文武迎家平城帝親

餞休於漳水北十八年休寢疾帝幸其第流涕問疾中
使醫藥相望於路及甍至殯帝三臨初至門改服裼衰
素弁加絰皇太子百官皆從行弔禮諡曰靖詔贈假黃
鉞加羽葆鼓吹帝親送出郊慟哭而返諸王恩禮莫比
宣武世配饗廟廷次子燮襲拜太中大夫除華州刺史
燮表曰謹惟州居李潤堡雖少梁舊地晉芮錫壤然胡
夷內附遂為戎落
魏書曰居岡飲澗井谷穢雜升降劬勞往返數里

竊以馮翊古城實惟西藩輿府面華渭包原澤井淺地平樵牧饒廣採材華陰陸運七十代木龍門順流而下陪削舊雉功省力易丁不十錢之費人無八旬之勤損輕益重乞垂昭鑒遂詔曰一勞永逸便可聽移虎於州

贈朔州刺史子超字化生襲時以胡國珍封安定公改封北平王後復本封爾朱榮入洛避難見害超弟琰字伏寶大統中封宋安王虎諡曰懿子景山

景山字寶岳少有器局幹略過人周孝閔時以軍功累

遷開府儀同三司從武帝平齊以功拜大將軍平原郡
公亳州總管法令明肅賊盜屏迹部內大清徵為侯正
宣帝嗣位從上柱國韋孝寬經略淮南鄖州總管宇文
亮反以輕兵襲孝寬寬為亮所薄景山擊破之
隋書曰孝寬窘迫未得整陣景山率鐵騎三百擊破
之
以功拜亳州總管隋文帝為丞相尉遲迥起兵榮州刺
史宇文冑與迥通謀因以書諷景山景山執使封書詣

相府進位上大將軍以軍功

隋書曰司馬消難以鄖州入陳陳遣將樊毅馬傑來接景山帥輕騎五百馳赴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與毅戰於漳口二合皆克毅等退悉復消難所陷城邑

還安州揔管進柱國隋文帝受禪拜上柱國明年大舉代陳以景山為行軍元帥出漢口連破陳將陸綸陳紀等戢山沇陽二鎮皆下將濟江會陳宣帝殂詔班師景

山大著威名甚為敵憚後數載坐事免卒於家贈梁州摠管謚曰襄子成壽嗣便弓馬為秦王庫直大業中為西平郡通守燮弟頤平清狂無行宣武初為給事中恃惡日甚殺人刼盜公私咸患帝以戚近不忍致法禁別館館名愁思堂冀其克念帝崩乃得出靈太后臨朝以其不悛依前禁錮别館久之離禁還家付宗師嚴加誨獎後拜通直散騎常侍前將軍坐裸其妻王氏於男女前又姦妻妹於妻母側御史中尉侯剛案以不道處

紘會赦免黜爲員外常侍卒

魏書曰燮子緒孝莊時以慰勞關右十二州大使歿於吐谷渾子長春武定初封南郡王齊受禪爵例降

談藪曰齊天保十年大誅元氏惟長春以多力善射與元蠻元文遥等二家俱免　唐書宰相世系圖云景穆諸子惟濬新成子推天錫雲禎胡兒休八房子孫聞于唐濬即文成皇帝

論曰平陽諸子熙乃忠壯京兆之肖悰實有聲匡之謇

直有足稱矣當獻文將禪康王毅然廷諍一言興邦斯之謂歟文宣貞固俊遠欝為宗傑身用累朝寧濟夸險社稷是任其梁棟之望乎順謇諤倜儻有汲黯風不用於時橫拓非命惜矣嵩有行陣之氣儁乃兇晃之徒南安原始要終善不掩惡英將帥之用著聲於時熙略兄弟早播民譽武才踈志大武器狹任廣咸不能就其功名俱至非命惜也康王不永鸞起家聲徽飾智飾情外謟內忌永安之禍誰任其責究其死也宜哉章武樂陵

葢不足數靖王聽斷威重見稱太和美矣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